

寻找垦荒者足迹

文 / 丁汀

难忘往事

1982年春,时任农场小学班主任的我,总在酝酿着一次磨砺学生的有趣活动:崇明农场的历史是垦荒者和知青的血汗史;今天农场的广袤绿野,是由多少垦荒者和知青的血汗才换来的。有必要让45个学生也感受一下昔日农场垦荒者艰辛的足迹。

想法和大队辅导员唐老师一说,竟一拍即合,一改过去总是“寻找春天的脚步”之类的老套路,惹得美女唐老师欢呼雀跃……

提前一周,我宣布了具体安排:1.模仿军队编制,45个学生编成一个排,4个小队编成3个班,设正副排长2人,正副班长6人;2.由6个身强力壮的男生骑自行车组成运输队兼先遣队,负责野炊的锅碗、米菜、木柴的运输及先行探路、设路标等,其中一名通信员定时往返与我保持联络;3.设立炊事班,负责午餐咸肉菜饭的野炊及砖头搭灶;4.设立文艺队,带好“的笃板”,负责途中唱歌指挥及鼓劲。我自任总指挥,宣布了野营目标是长江北支流的崇明北滩。

东风农场地处崇明岛中部偏北,距北滩30多里地,没有等级公路,只有砂石路或凹凸不平的机耕路遥遥伸向北边的天际。我只知道那里有个“新隆沙”半岛,长江北支流就从这里流向东海。没有地图,惟一的路线、方向保证,是我曾经和几位知青一起骑车去过北滩的回忆。

4月11日早晨7点半,一个暖阳烘热的星期天。我们崇明岛第一支小学生野营队伍在学校操场集合了。队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全体“战士”精神抖擞,清一色地兴奋和躁动……

“出发!”我的命令此刻就如开弓之箭,是绝没有回头余地的。队伍在激奋的《少年先锋队》歌声中起步;纯真、嘹亮的童声合唱,此刻才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旋律了,我的情绪被歌声燃烧得热血沸腾,昂首走在队伍前头。

行军约3小时,快接近北滩了,远眺已隐约可见长江北支流的汀线。突然,一条宽10多米的河沟(现叫湿地)挡住了去路,水面上芦苇、水花生枝蔓缠绕,河沟两头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芦苇滩地。如果绕道,可能会迷路。怎么办?我决定:全队趟水过河!

我选出6个会游泳的男生分段探河,所幸,水仅及膝盖,河底都是铁板沙。我率先趟到对岸后,即命令男生一对一帮女生过河。农场的孩子就是坚强,好几个学生被芦苇尖牙扎破了脚底也不畏惧,笑声、嬉闹声驱散了荒滩的死寂。

找到一片临江小高地,炊事班寻找砖块搭灶架锅煮饭。约一小时后,三大锅香喷喷的咸肉菜饭煮熟了,学生们开心得跳啊,笑啊,庆祝野炊成功。在一片调羹敲击搪瓷碗的叮当声中,个个都吃得狼吞虎咽般的香。

饭后,开始文艺表演,不少平时少言寡语的学生也都跃跃欲试:朗诵、独唱、小组唱、合唱、小杂技等节目精彩纷呈……歌声、掌声、欢笑声久久回荡在寂静的江滩上空,惊飞了成群的麻雀、白头翁之类的鸟儿。

太阳偏西了,下午3点多我们踏上了归途。情绪依然高涨的学生们没有掉队的,以致于运输队没人可驮。鲜红的队旗在夕阳里分外耀眼,只是孩子们的歌声已不再像出发时那么激昂。

暮色时分,队伍完整地回到操场,没有一个家长来迎接。回答我的是学生们一片略带疲惫的“再见”声。

当晚,我躺在蚊帐里,下意识担心着明天的出勤率,会不会有学生累倒。

星期一晨读课点名,呵!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下一堂写作课,我布置写这个活动的记叙文;连三分之一的作文差生都写得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一改空洞无物之通病。

蓦然回首

这张保存了近50年的照片,是我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留下的痕迹(见下图),照片带有那个年代浓浓印记,灰不溜秋的穿着,手持语录,发自内心的虔诚,一杆红旗上写着“红卫长征队”。

1967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性大串联开始了。我当时所在的半工半读职业学校里,门庭冷落,学生们都流散到社会上或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了,我们几个留剩的同学也决定到北京串联去。我们请了当时已赋闲的校长同行,因为他比我们年长成熟,可当我们的主心骨。

大家赶制了队旗、袖章,每人带了背包、零钱和粮票,还有塑料布备作雨具,当然《毛主席语录》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像章也特地多带了几枚,现在看来可笑的是还带了笨重的油印机和纸张,那是因为我们认为“长征是宣传队”,这个武器不能少。



■ 照片中执旗者为领队,穿浅色长褂者是唐校长,右二为笔者
(徐金发 提供)

青葱岁月

在崇明农场下乡期间,有三首歌我至今印象深刻。

一首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里的《看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那首坚毅凄绝而又缠绵的歌曲,在1977年传播时,正是我们崇明前哨农场农友多年一遇、冬天艰苦的挖鱼塘之时。歌曲旋律和歌词忧伤凄美,在不合时宜的时间里,在冬天酷寒的农场上空,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地播放,让农友们在天寒地冻、极其困苦,又精疲力竭地挖鱼塘的拼搏坚持中增添了悲壮气氛。

男职工用铁锹挖土方,有力竭的就用肚皮顶铁锹柄挖土,一个张姓农友,收工后才知道锹柄把肚皮都磨出了血;女职工用扁担、箩筐挑土,很多人肩头皮肤被扁担磨破了,渗出了血印;有农友在泥泞地里,来回挑土,高筒雨鞋坏了,或是高筒雨鞋陷在泥泞地里,一时拔不出来,干脆脱了鞋,赤脚挑土。天寒、地冻、力乏、脚冰凉,农友们还是坚持着挖

蹉跎岁月,雪泥鸿爪

10月28日,在零星几个同学和车间工人的锣鼓声中,我们踏上了步行赴京的漫漫路途。

为了早日到北京,我们在地图上划了一条上海到北京的直线,认为这是最近的距离。这条路线基本上避开了大中城市,客观上远离了政治风浪的漩涡。我们风雨兼程,疾步走在江淮平原的乡村小路,行进于大运河千里长堤,翻过了鲁中地区的千山万壑,跨越了波涛汹涌的长江黄河,穿过举目茫茫的洼地,跋涉风沙漫漫的黄河古道。就这样,我们终于步履蹒跚、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天安门广场,并留下了这张黑白照片。此时离我们出发的日子已经整整45天了。

后来我们这些人面临毕业而分别奔向工矿、农村、边疆,幸运的留在了上海,最远的去了甘肃。

真正在我心里留下雪泥鸿爪般印记的,是我们师生在困难面前互

相鼓励、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感情。由于当时担心家长反对和阻扰,同学们都对家长隐瞒了实情,直到离开上海二十多天后,才在山东垛庄写了家信,报了平安。此时多亏唐校长,一路上对青年学生的关心与操劳。在途中,我们自觉律己,尊重老乡,进屋前轻轻叩门,饭后留足钞票粮票,离开时清扫院落,这些都与我们唐校长时时以身作则分不开。到后来我们不再叫他唐校长,而是直呼“老唐”了。

让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当地人热情为我们做向导,好客豪爽的房东为我们烧水煮饭腾房间,还有拒绝我们的粮票钞票却一路苦苦向我们索讨毛主席像章的山东大爷,更有大运河边那不堪艰辛,一步一叩首的纤夫身影,以及在浊浪飞溅激流排空中奋勇搏击的黄河艄公……还有那沂蒙山区的旖旎与贫困,茫茫洼地的空旷和苍凉。

徐金发

人生驿站

“出去”5分钟 “回来”2个月

1969年1月12日,我来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再过4天我就要下乡去了。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我的身份完全变了:进派出所时还是“上海人”,出派出所后就成了“安徽人”,而且还是“安徽农民”。

2012年我退休回到上海,去派出所办理“报上海户口”的手续时,发觉非常麻烦,足足办理了近2个月。我完全不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很辛苦很尽责,这是“规定”所致。

报好“上海户口”,我的身上仍深深烙着“外地人”之印:没有上海“医保”,身份证号码仍然是外地号码,退休金仍然是外地的退休金,然而这一切我都不在乎了。

陈抗美

农场往事“三首歌”

鱼塘……

以连队为作业单位,农场仿效军事化管理。那时,只要上了挖鱼塘前线,你就不能做逃兵。轻伤不下火线,这是每个农友都知道的铁的纪律!

“娘的眼泪似水滴,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是啊,儿挖鱼塘的苦,娘,你知道吗?那时的我们,大都还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大孩子。

有一首叫《橄榄树》的歌,也引起我共鸣。那首歌是在1979年前后传播的。记得我们那时听的不是齐豫唱的版本,而是朱逢博唱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是的,我们知青有在农场战天斗地的豪情,但心底也有着对家深深的思念。虽然我们的家并不遥远,在农场的乡野,我们时时刻刻想念着都市里亲爱的妈妈。

那时,江水把崇明岛与都市隔得很远;现在,长江隧桥把崇明岛变

成了我们都市人休闲怡情的后花园。

崇明,一个让我们崇明农场知青魂牵梦萦的地方……

还有一首《绣金匾》的歌,至今我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喜爱。那是在1977年,我们农场职工挖鱼塘以后,在农场田头广播里时常播放的。“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按现在流行说法,这是一首传递正能量的歌。

听着这首歌,我们感觉喜庆、感觉来劲,我们仿佛置身在过年的忙碌和欢乐里。是的,上山下乡的年月,我们农场知青的日子过于简单、艰苦,但我们始终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盼。

周云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